T 2314/3154 (6)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周易會通卷之六

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

居險能動不惟不陷于險且出乎險矣故為解夫大難方解民初安堵理冝平易安静以培養之故必剔除煩苛休養安息務為平易之政而西南乃為利也如其亂流盡殄无所往歟當偃武修文来復其所而安静則國家安于无事而又安矣吉若遺孽猶存有所往歟又當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則國家不苛多事而蒙福矣吉此西南所以利也

以治道言利西南取平易也无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處盖解

則无所往矣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若尚有所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兩吉字揔是安養天下意　孫質菴曰夙字就是來復盖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本義兩若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　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綏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關脉維持元氣也賴震兌者賴坤以安坤靜也　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　取象蹇九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艮止之動今往居四其体震動為往故有攸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

全彖合旨　全彖重時字首二節人君因時而解民難末節造化因時而解物難可見君之解民與造化之解物一耳人君當法天行解也　時說云人君解民之難主于靜造化解物之難主于動看来劈頭說險以動又云動而免乎險下面二往字俱動也似分動靜者非

李隆山曰解者屯蹇之反也蹇止于險下不若屯動于險中屯動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卦何以名解也盖蹇雖見險而止然險在前也不可言解此雖動乎險中猶未出險也未可言解此則居險能動〻能免乎險矣故為解　既解矣民命方蘇正不欲為苛擾故辭曰利西南者以卦變四入坤体坤為平易之地而卦晝數多又衆之象是所為平易近民〻必歸之往得衆也西南所以利也又曰其來復吉者卦變九二得中是與時休息无好大喜功之心所以來復得吉也又曰有攸往夙吉者惟以得中而往則制勝之謀以定可成安集之功所以早往早復而得吉也　是解之道也天地之道也隂冬之時天地閉塞及二氣解散然後相薄為雷相和為雨雷雨交作矣雷雨既作則動之潤之凡百果草木枯者以甲甲者以拆所謂二氣發舒而庶物露生天地所以成化工者此解也解固以其時矣向使時至不解則氣凝不散物開不遂萬物亦幾乎息解之時大矣哉

首節重一免字洪覺山曰蹇以能止而稱智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〻而止乃稱能止

二節往即動也西南坤地也未復二也惟无往故可往惟来復而

刪未促異

得中故可往而利西南　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无難我往則害物故来復吉　易述曰来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若蹇難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来復乃吉乃為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孽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敏疾决断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　往即本此中以往夙亦得中之為也有功在夙上見往有功即上文得衆也得衆故有功往西南則得衆有功所以早吉也　方伯雨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来皆吉但可以来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其来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往得衆又曰往有功

未節天地解總不外乎時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非解无以運其心百姓非解无以遂其生故賛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紀聞曰剥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甲折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折形也解之雨即屯之雲坎在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澤已及物也解也甲者始出未申也折則萬物出乎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矣甲折二字不平謂甲者折也萌芽為甲開甲為折

要知赦宥為難解時言非可常也〻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物難解矣解之象也君子于民猶天地于物故過則赦而不問罪則宥以從輕所以体天生物之仁解斯民于法網之寃也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赦釋之也宥寛之也　蔡虛齋曰赦過宥罪仁也過則直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仁之中裁以義也　陸庸成曰雷合于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特加赦宥是王者所以猶解澤而昭蘇萬民者也　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〻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无〻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髙張于君側方且援引于庶位此非彼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夭拇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之鷙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来拇不絶則朋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〻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无寧日矣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于来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罪過可原而小人之奸悪難恕　程敬承曰解難之散也天下之難皆小人致之故解難亦自小人解

之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惡而止而未
嘗株連窮治之即是早復宂也悖解而國家无復有作難者世界
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赦過宥罪與屏邪逐奸有二道也
李九我曰初六所以解難也二四五上君子之解小人也三則小
人之見解於君子者也

初六无咎

人臣燮理于大亂之餘不可多事激變亦不可因循養亂初以
柔應剛是沉潛運以明作以德澤煦育之未始不以法度整齊
之既不太煩又不過靡何咎之有

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頤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
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不
不弛所以无咎　一說解之六爻多言去小人初何以不言也在
下无事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為君子有不待于解者
故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詞簡以示意也以无為〻得也亦以解
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過剛則生事過柔則廢事能无咎乎初柔而濟之以剛寬而能
猛義當不生亂而廢事也

重柔得際乎剛際中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剛中秉道嫉邪之君子也故當群陰用事之日為能屏去邪媚則善類集而得中直之士矣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此人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吉

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獲去之也

潘雪松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所來復中其道在開群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于此九二益用太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群邪疑惑之情也三為成數舉三言之樓獲倫盡之意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志者三狐獲則中直得矣

取象二于地稱田九家易坎為狐黃中色矢直物陽剛中直黃矢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貞吉者以其居下之中秉心大公而得取舍之宜盖吾心之邪媚既去故能去小人之邪媚吾心之中直常存故能用君子之中直所以貞而吉也

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當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不中正居下之上是无德而竊據高位者雖得必失不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處非其分必致寇至乎雖須于朝而正

也亦可羞也

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祿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詞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己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愧其心而使之去耳不能自解此上六射之也此貞吝與晉之九四貞吝同 取象坎輿象亦寇象潘雪松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三為負且乘象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位以詔德負而且乘則德不稱位亦可醜也以此致戎乃自我耳安歸咎乎

亦可醜言就不見奪還為識者所鄙又誰咎言无所歸咎深明寇之奪非奪自我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大臣而與初應非其人矣幸其剛而能解故為四計若能絕去比暱解去爾之拇焉則偽朋一去真朋自來而相孚矣何患同寅之无人哉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緊緊相應拇足大指初象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見其為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傳曰必

解栂而後朋孚盖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閒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象曰解而栂未當位也

解而栂者以九四不當位而應所謂私情之交理所當解者也時說不當位無初與四言者來宜專指四說程敬承曰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栂也若當位履正即初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 故解而栂者欲斷之以大義而不係于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人君狎邇小人惟有解去而已

解之外无他術也此誠民社之福也吉然庸君世主每外廻公議而內牽姑息必以小人之退驗之既退而後能為解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在側豈解之實乎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惟有解去一着維者有大義獨斷意吉字緊〻串誦曰有孚者恐五未必能解耳 丘行可曰小人情状最不一孤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鷙害栂以言其附覆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患不能解耳茍君子有解小人自退矣何難去哉

此夫子又為易〻之辭散動之使必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三以小人據高位猶隼在墉上也上六當公孤之任用解而除之一舉而无亢就擒猶射隼于高墉而獲之爲天下民生之福也何不利之有
上六位上則爵尊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易述曰解至上六極矣无所不解矣貪殘小人猶擁高位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獲之无不利至上六然後射隼便見其藏器待時久矣
取象傳曰墉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三居內外卦之間故有此象

至解極矣解无時矣位所有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蠹國害民悖也公用射隼以除悖耳豈私惡哉悖亂也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不容不解耳
彭山曰當解之時至于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誅慝民之雄鷙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庇无不利爲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于力不勞而夙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損 ䷨ 兌下艮上 益 ䷩ 震下巽上

陸庸成曰聖人心乎為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寃也

君亦與爲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无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非獨處常即涉亦利爲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沈德培曰損益弗是兩項能懲忿自然能迁改欲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便是迁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盛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爲而何也損稱有孚无吉益亦稱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総之皆孚誠所貫耳損爻稱或益之不損益之益爻稱或擊之莫益之曾何判然兩截哉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盈然後爲否太爲損益咸男女之交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変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也咸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〻之文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損初二上而爲四五者不謂損〻四益初爲益上五下而爲三二不謂益〻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客可損下之下爲民不可損也故損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彖曰損上益下民悦无彊則其爲益民可知矣

損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体損剛益柔卦象損澤益山皆剝民奉君之象然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上下俱損矣故爲損夫損乃出于常賦之外非有國宜行也顧所損何如耳必迫于時事无可柰何以實不得已之

心行取民之法而不妄損是為有孚々則人諒其心樂為輸而事易濟其道為元吉无咎有名而歛有藝于義為无咎且此法不獨行于一時可為萬世權宜之術不可貞乎不獨施于一方可為天下通行之準不利攸往乎

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富藏于民而藏于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惟正之供不謂之損國家有大變故大興革用度不足不免于常賦外有所科歛方謂之損蓋不得已之計也損本拂人情之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攸往惟損所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耳

一說可貞不是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无常名色屢更貞固也處得盡善了尤持得貞固毋為朝更夕改數數變易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然當損時何以用財也以不得已取之必以不得已用之雖二簋之薄可用享神夫國之大事在祀而時詘不可舉羸此且可損況其他乎

此舉事之至重者以例其餘也重用字　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于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是故四者之應々其孚也二簋之享々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

王人君節儉說更冠冕

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一說有孚不以不得已加賦言就儉德上說凡所减省皆出于實心元吉追古道之隆无咎无不節之嗟可貞儉可常行利往儉可通行享以簋即損所當損也二簋可損即有孚之貞也舉祭祀而天下之用可知矣蘇氏曰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不必于損下以益上也盖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為害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孚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真誠惻愊為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正是有孚苟有明信即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又何以損下益上為哉

全彖合旨

全彖重時字其道〻字即所謂時也有孚即與時偕行之義也三提時字總見損道不可輕用耳唐凝菴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下為全剛上為全柔此時剛過于有餘柔過于不足故損下之三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當損則損時不當損則弗損可也下本不堪損苟復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之總見下之不可輕損也

彖曰損〻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

卦名損者卦体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損下益上剝民奉君也孰知剝民即以自剝乎下損上亦損矣損之道上行也所以為損　辭曰有孚云云者損而有孚乃得四者之應矣又曰曷之云云享者豈常典哉禮以時為大二簋之用惟當損時則然耳且是時也非獨享祀然也观之卦畫損剛以益柔者非他也時當損則陽不能常伸時當益則陰不能常屈也观之物理損盈以益虛者非他也時不可終盈未幾而損隨之時不可終虛未幾而益隨之也卦畫物理皆不能外時損益矣况用享可遺乎

首即道者損之道不可說利歸于上

二節陸氏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丢去无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畫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　洪覺山曰有孚以下彖詞備矣夫子何以不釋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應字要看謂與其時相應也非其時則不可矣言二簋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哉下二段正發明時字之義損剛益柔在卦畫上說　損益盈虛二句舊解泛論物理與上文卦畫相對馮厚齋則謂復釋損剛益柔之義此說為是

蓋上文止從損益處指出時字不曾指出時的緣故示人故此處又點出盈虛二字見得盈者所以致損虛者所以受益皆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故曰與時偕行上文語意重時字此處語意重偕行字 有以損益盈虛作四項看者不可從○若以有孚作儉德說則二簋應有時、字作末世浮靡之時聖人憂時之敝而不復返也故二簋用享其即禮奢寧儉隱然太古之思乎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示禮有餘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以損吾心之所當損焉于忿懲之不爲血氣所使于慾窒之不爲外物所誘此心學所當損者

懲窒工夫俱在心源上理會非待既發既熾而後克也禁于未發之謂人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忿觸之欲誘之豈其性哉忘怒觀理大公順應皆懲忿之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窒欲之學○懲治也忿者惡心生而易僻也窒遏也慾者愛心生而易惑也顏子不遷不二是也 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謹恐懼皆是先時功夫

六爻合旨 唐疑菴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爲有益而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

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二一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

李九我曰損者損下益上也下卦當損則遄往之勤勞勸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有益于吾君吾國也上卦得益則損疾之喜資直諫也十朋之龜尽群策也弗損之益卷休澤也何也君受益于臣而民亦資益于君也

陸庸成曰損益聖人所以定賦中邦也說言損繼之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之然自非懲忿窒慾之主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賦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无如此

洪覺山曰純乾過剛純坤過柔損剛益柔而後六爻得中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〻則不及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則欲其自損〻則致中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當損時上應六四之陰救正之責在我矣于是已吾私家之事速往益之以去陰柔之疾而補其不逮則臣責已塞可无咎矣然居下益上分隔情疏又必酌量淺深而後因事納忠可也已事非已進修之事只是速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就使莫要

字作字上 未

于已之事亦且已之而速往以益上也酌損之正教以益之之道全在未往時酌之往无及矣非交淺言深之意亦非不可則止之說只是損所當損便是酌 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彖以損所當損為孚故薄禮可以享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為中故遄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遄而遄也

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為應皆抱陽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遄恐其過剛而非中故須酌損戒其鋭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隆其所報而任重恐其好動而非分故須元吉防其過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遄往者以四之志正欲損己疾而求助于初初與之合何嫌遄哉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是上與我合志不是我之志與上合也 爻有酌損之說聖人慮觀望者有所藉口而不往也故以上合志激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故利于守貞以高不仕之心往則非貞矣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君子豈必身出而後益哉弗損所守之貞則清風高節足以廉頑立懦其益上大矣何必以征取凶耶

程敬承曰彖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遄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征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征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往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征則凶而貞則利不征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損則于已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ㄑ之大者也

蘇子瞻曰兊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為志夫以損已者益人則其益止于兩損以无損于已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已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已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已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一說以臣道言五本陰柔之君二以剛中之臣應之是能正色立朝抗節致忠所利在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征則不守其剛貞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弗損即貞益之即利也蓋直節之臣朝廷之福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利貞者以其剛中而以中德為志故利貞而不妄進也點出志字有確然不可抜之意利貞以事言中以為志以心言推原所以利貞之故 既曰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陸庸成曰夫彈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為益故往欲遄

守己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爲益故貞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拒則兌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一爻卦所以爲損者下体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上六下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是同類相與或有異己者參之必損去此異己者而後同道相益同心共濟矣此致一之道也

四句緊緊相承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三兩字不必拘兩者道義之交孚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孚則雖千百其朋不失爲兩倫類非偶則雖比肩相與不失爲三 胡雲峰曰損困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于上爲得友上于三爲得臣三與上爲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爲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 損由六三得名故爻詞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詞極論損之成效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一人而使之行者蓋恐三則雜而亂勢必相疑疑故去之而後能合兩成一也

疑者疑忌之疑程敬承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

祛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通則轉危為安而益歸于己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大臣有陰柔之疾者能取初九之陽剛益已以自損其疾烏然克治不勇可乎使因初之遄往于我、亦遄從則有自新之喜无終速之咎矣

此大臣取人為善者損其疾非初損四之疾乃四因初之益自損其疾也使遄者誰使之初之遄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遄則无待初往矣 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慾之疾也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遄乃无咎 陸庸成曰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恐其緩也故利用遄然初遄于為人湏剛其往不若使四之自遄于為己瘳厥疾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固憂之損則可喜夫无疾固可喜也四賴人損之同歸无疾亦可喜也

亦者自其有疾得損而言也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以亦可喜歆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中順居尊虛心以應九二之剛是人君虛懷自損以賢才

象

為宝也以故豪傑景從賢者献德能者献才為或益之十朋之
龜弗克違焉則群策畢舉可以迓天休綿國祚矣元吉
此人君得賢成治者不必以財賦貢献說或者不期而至之謂人
君之益莫大于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宝齊威以四臣為宝十朋
之龜信非賢人不足當之龜者决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燭幾
决疑或益十朋之龜言得衆賢之助也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
益々知其所自来五以二之弗損而益々有不知其自来者故曰
或蘇紫溪曰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
遠之有　質卿曰土宇版章之益々之昭々之中其益也人可見
益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々之默々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

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者由其虛中尚賢之德克享天心而自天祐也不然
益豈倖致乎
質卿曰益必有所自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
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受益之極欲自損以益人然以上益下惟不自損所有而
下有餘賜者斯无愧父母之責而无咎然其所以弗損益之者
惟是田里樹畜因民利而利之一皆帝王至正之道而非驩虞

傳不以不損民

小補之私則道為盡善而吉法可常行而利徃天下莫不懷恩
歸附得臣寧有家乎
弗損益之即是貞但弗損句且槩說貞則申明其弗損益之也至
于吉且利徃得臣无家而又何咎之有 時說俱以弗損句為純
王之政貞為純王之心言因民利而利者又无所為而為也似不
如前說佳 洪覺山曰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
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
家蓋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以天下利養天下人惠而不費益
之大者如是若曰以損為益則所益者小矣得而有家則所得者
狹矣 易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

陽剛在上艮体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
己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益故无咎
可貞而吉利有攸徃卦辭之善咸備于斯 方獻夫曰損不難于
正而難于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于孚而難于正故
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 无家謂无遠近内外之限也
傳曰損有三義損己從人自損益人行損道以損于人四五爻取
損己從人下三爻取自損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
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王者以萬物得所為志弗損益之无一夫不被澤矣大得志也

大得從弗損来小惠與民、弗偏也志安能大得、

益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人君損己以惠民也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下益上亦益矣故為益夫益下者必中正之道行之可久尤必拯民于難其澤始深故當民際大平則宜發政施仁使德惠旁達而民頼以安利有攸往如或民值顛危則宜拯溺亨屯使困窮復起而民頼以濟利涉大川

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涉川如除暴恤灾憐窮賑乏之類二句俱就益下言

時說有以二句根益来言者謂國以民為本民既益矣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以益涉難理絶險阻故利涉川胡氏曰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無之蓋益以興利也

全彖合旨 全彖揔見王者益下之道非大光不可時者即所以為大光也民生有欲王者動而順爲天地有官王者因而利爲皆與時行也皆大光之道也然非本于中正者不能運而為才故中正乃能利往而涉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卦名益者卦体損上益下是君能惠民、、被其惠説无疆矣然
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恩由上宪惠自君
推䕃源于朝者下遍及于遐方絶域窮陬僻壤无一不被此其
王道所施真有覆冒宇宙非若伯者之狭小卑暗也此民悦所
以无疆也夫以君益民、、之益也民悦道光則君之益多矣故
名益　辭曰利有攸往言益民于常慶自我集也何以致哉盖
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德而良法美意自无壅閼慶流宇宙矣又
曰利渉大川言益民于變道自我行也何以致哉盖震巽皆木
是才足拯危而庙謨経綸以時而出道濟蒼生矣　極而言之

辭凡
益仙益
探說及
得

学問以日進為益也卦徳震動巽入是既奮迅激昂又沉潜細
入自此高明廣大日進无疆矣造化以生物為益也卦体陽下
陰上是天以一而始萬物地以两而成萬物自此大生廣生其
益无方矣夫動而能巽時當益也而益以无疆天施地生時當
益也而益以无方是益惟其時而已即是推之凡人事之窮而
通失而得者皆益也皆時之所値也凡物理之虚而盈消而長
者皆益也皆時之所適也不先時有益不後時不益其與時偕
行者乎
首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損上益下皆在制民常産之外如蠲租給
復等類不然説不得損上自上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

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于下故民說无遠弗屆故道
光洪覺山曰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下是謂天道下濟而
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
大道夫豈人人而悅之者哉
次節有慶即利往乃行即利涉益道之善也中正木道益道所以
善也程敬承曰益下之道惟中正爲盡善二五中正是其君臣共
畐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慶即民
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
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爲才者也震在五行爲木巽在八卦爲
木在人則爲才幹力量可以濟險乃字宜玩不遇盤根錯節无以
別利器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布施言則重德木道非偏于
才自臨難康濟言則重才大都益道大光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
濟

此解見益句主益民言史皆

三節動巽要合看必交修而後日進无疆施生亦上合看一施一
生合同而化其益始普被于萬物而无方夫學到功夫足處進自
然无疆物到氣化足處益自然无方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出道
字見其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爲者道之所在即是時
凡益之道二句常說俱是泛論氣化人事之循環看來即主益民
說唐凝菴曰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若
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蓋下之益上益之以己

之所有下之所有幾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利之因施于天因生于地而為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之裁成輔相亦无窮矣烏得不與時偕行也有一時不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 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均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于益者必過于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意歸于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象于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

以迁 象風 過象 陸說 分

時講遷善所以存天理改過所以遏人欲分之各有益且理欲不相乘除去一分人欲便存一分天理合之互為益而新說不重交相助益二則字重雷厲風行之意當從之 劉調甫曰君子受益全在一見則迁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故當如風之速如雷之猛 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无留念改无停机 洪覺山曰見則遷有則改无所疑二可謂大勇矣何以能即迁即改也勇莫神于初机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机之謂也 程敬承曰善何

以謂之迂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見善不速遷此執彼壅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　益下有遷善象損上有改過象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益自上下下者也則民之悅之豈驩虞之私哉上有孚以惠于下下有孚以歸惠于上上下交相孚以成此益也五所以大得志也受益如初而以大作重其報或益如二而以永貞堅其節曰利用曰用享皆吉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而亦利用何耶其告公而信從者孚中之德益下之志也然則上下之所以相孚无非以益天下耳而何上之求益不已也利已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亦時當然耳

[illegible]參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貴孚歟

李九我曰卦主益下下三爻皆受益也上三爻皆當益下也故初二受上之寵益三受凶事之益皆益也四大臣以益下為心五大君有惠下之孚皆益下也惟上求益不已不能益下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　蘇紫溪曰上三爻益下者也四五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于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上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于立心勿恒也則驕太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居下而受上益是仕籍初登君恩已渥不可不圖報也尋常
作為豈能報稱萬一哉必用為大作乃為宜爲又必大作者盡
善盡美斯可自靖而无咎不然其不以新進喜事致咎者幾希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
初故當為報稱之極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
上進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其理可通于此矣　潘雪松曰陽本震在下有大作之象所
應巽主又能任之宜為上興大益之事
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
興利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元吉而後无咎者位卑在下本不當任厚重之事也使非元吉
欲以樹勳適以賈罪矣
厚事即大作厚重之事相職也初微臣而稍任之不當則咎矣
一說不厚事謂不經練重事若云分不當任何以為之利用
初報君而圖功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植節要其終見純
臣之心无非報此有孚之主而已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虛中處下是忠順事上臣之貞也故精誠見諒于天子朱
紱介福不期而至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爲二當此時

見中有慶

弟永守此貞而不變則君寵不衰而吉然必如王者用享之誠

上格于天乃為貞而吉也蓋天難諶尚可誠格况君乎哉

程敬承曰益六二與損六五同而損曰元吉此何須永貞蓋五君也受天下之益〻之自天益莫大焉故曰元吉二臣也所受者君益也寵盛每多渝節柔道恐難令終又况震動易変不若損五之艮止不遷故必如坤之永貞而後可永受其吉也要以人助即是天助格君則可格帝天人上下其理一矣　曰享帝吉者以明貞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貞也　二純臣上益之以吉事而道可通于天三偏臣上益之以凶事而道當通于君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者益六二虛中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至是出于意望之外而来者故稱或焉

无心求益而益至表二之為純臣也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内来矣

此與比有他吉同不可泥衆无定主之辭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不中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不當得益者也然處益下之時既當得益居下之上又危地也故益之不用吉事而用凶事或授之艱難處之險阻雖非遺之以安而警戒震動豈无益哉借此補過何咎之有然上之益以凶事其責成之意有在也故必有孚存心中行制事然後通信于君如告公用圭庶有以慰其責

孚中二下不平中行根有孚來本此有孚之心而以中道行也

望之心也此所以无咎也
凶事非益用以震動乃益也无咎只以理言非已无咎了下有孚
中行正為之計使无咎也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後抱此去陳
于君前只是盡其道于已以感吾君責望之心便是告公而用圭
以通信者然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灾異以儆之大
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有孚中行欲合于六二中正之
德也 不曰告王而曰告公〻事公言之益下以大公為德耳
取象凶事處震之極震動警省所以益之也震為大塗有行象震
善鳴有告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孚與中人所自有但人情不激則不發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固
守本有之德非棄之也
對外來而言故曰固有 二居中正之位以優順為益三居多凶
之位以應變為益
經繹曰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下
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于此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大臣不中不能以益下為心非中行也故戒之以愛養斯
民為志而合于中行凡見之攸往涉川无非計安斯民之心則
入告爾后无弗從矣且下可得民雖以遷國民亦依之无不[illegible]

爲夫民情安土重遷但能益下民尚爲依況其他乎中行之
如此

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參而酌之合于天理斯爲中也中行則吾所
欲行即君所欲行告之无不見從者雖或遘遭其變而至于遷國
亦无不利舉此爲例只是申明告公從之意不可平對洪覺山曰
動大衆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而能有成者告公從則民心之
從可知 蘇紫溪曰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
大者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
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 取象四本陽也遷陽于下〻坤有國
邑象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從者以四以益下爲志也君豈不諒其心而用其言乎
要見主上无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四能以益下爲志故
告公從也程敬承曰中而行以三有其孚四有其志之爲行樞也
不然僞爲中非真能行中也爲在其告公而公從 金汝白曰三
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言有孚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
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陽剛主益是其惠下者皆自真實之心出之有孚惠心元
吉奚問爲但見被惠者亦有孚以惠我德而无觧于心王道之

感人深矣。

有孚二句宜直截讀王道无較功利之心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安問元吉哉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雖不問元吉而民固惠其德矣其德其惠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于誠意

鄭孩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實心惠民而勿問元吉

潘雪松曰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于己惟求諸心而惠自下于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无為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生有孚惠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

德即是心自施者言曰心自受者言曰德惠我德即康衢之謠粒我烝民莫非爾極者所謂民悅无疆其道大光也

洪覺山曰惠何以言心孚也惠不在博施濟衆而在惠人之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无意于惠人之事者王道也王道出于心而見于事者德也

程敬承曰有孚惠心正于勿問處見得問則計得計失有个人喜怒念頭惠不謂孚矣

龔汝修曰損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孚也而益亦曰孚者何也益非孚則假仁義也故有孚惠心无心之心也有孚惠德无德之德

也。
六五主益者也益道以孚為本故初二三四皆承于五之孚而以益下為心也至于臣下用告而主上勿問之矣孚之至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至誠惠下之心元吉可无問矣惠天下者君之志至于民惠其德是我之惠及天下矣志不大得乎
惠施于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于心而无方又何問焉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志而以我之惠足以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陽居益極求益不已是剥民自奉而不知止者將見剥之所在人共爭爲故有莫益之或擊而奪君之有爲所以然者以其立心勿恒求益不已耳寧免或擊之凶乎
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為恒久之道如過求則无恒矣求益不已即是勿恒益下止此孚心此孚心原有恒体勿恒者有孚之反也失此恒体苟便于我遂不顧人求之不必有交獲之不必有故或擊之凶固其宜矣　取象巽為不果為進退有勿恒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者第從求益之一偏而為辭未究其害也若究言之又有擊之者矣擊之而曰或若人之求利不虞其害而害之來固

出于意外者故曰或擊之

有外来與求利之心相反胡氏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来也

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来也是孰有以来之哉五之吉由中心

之有孚上之凶由中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

夬 ䷪ 乾下兌上　姤 ䷫ 巽下乾上

陸庸成曰天地之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无者也故陽消于剥而不能剥碩果旋剥而復来陰消于夬而不能夬无號旋夬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為君子慮教之以聲其罪惕其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摠以健且悦者為夬之淂其和故爻以中為善姤以一陰遇五陽而聖人已為君子憂遂惕之女壮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摠之以制於蚤不露其機者能包小人故爻以包為義

夬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卦以五陽去一陰是以衆君子去一小人不勞餘力決之而已故為夬然決之勢甚易決之道實難若彼罪不著吾力不齊遽侈然安肆不治其私而徒以威武勝恐一陰雖微未必能決也故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盡誠號呼集已之朋也猶恐防之疎而危以慮患不可溺于安肆也猶恐伺之密而反身自治不可

專尚威武也如是方為決之有辭制之无隙小人可去而攸往
利也

胡雲峰曰以五陽去一陰易〻耳而彖為危懼儆戒之詞不一揚庭使小人之罪明孚號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衰而遂安肆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盛而事威武先自治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于剥見剥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哉

通節宜以揚庭句為主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无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于天下使奸人无所逃掩耳 何伯宗曰子

揚庭利 決也 號有 告自 不利 戎和 也

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平于夬欲密君子之機故其辭危

全彖合旨 全彖宜決和二字有厲不利即戎皆決和之事 徐進齋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退衰之一柔勢若甚易而聖人不敢以易忽之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其心于退屈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廷之去四凶周室之去三監蕩〻賢才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決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決和之義而勇于一決机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可不戒哉唐五王不能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 蘇

氏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名夬決之義也卦体以五剛決一柔是衆君子去一小人其去必矣故名夬然決之之道何如卦德乾健兌悅以此而決小人健以斷之既不緩圖以失机悅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變發皆中節動中機宜其決也和矣　何以揚于王庭也卦体柔乘五剛處非其據小人之罪也當揚王庭以正之既曰孚號君子之勢集矣又必危厲者蓋小人奸險莫測危以處之而後[illegible]可萬全決小人之道乃光明也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正矣又言利即戎者蓋惟理可以服人若專尚威武小人遂為吾敵必取困窮也利有攸往者蓋卦有五剛陰惟一爻剛復一長則為純乾而陽道以終是君子滿朝乃有成功也故利攸往

首節曰剛決柔名義便凜凜不可犯健悅二句善其決之道和非柔和之和乃事合机宜動中肯綮之謂

二節彭山曰夬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所以其決為和。　程敬承曰孚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危厲尚矣自治先爻不即戎即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于小人恃

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于一决卒之彼罪自絕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為純乾豈一决之力哉　看来君子所以决和者只是嚴于自治惟自治則君子道長而乃終小人自去矣朱子曰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唐疑菴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剛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决又不敢輕决必待剛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决之道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水性潤下上于天勢必潰決于下是天所以仁萬物也君子体以仁萬民爲祿予加于君子樂利及于小人使德惠旁達猶澤之潰决王者如夫之仁也苟居德不施下不蒙澤矣非君子所宜也則忌

祿恩澤也德即祿也君子之尊如天其德意如澤居者積而不沍之謂以四海之公利為一人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　李衷一曰澤上於天萬物被其潤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决之下則養之事權雖不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復懷其惠惟吾之决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幾幸望恩之想安知不挺而相鬭乎故忌

李子亂及
專以
小人
言

六爻合旨

蔡子木曰夬决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頄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决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

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為近君所狎暱不无係戀然大義不
可不斷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人君凡小人在朝係戀于君依違
于柄臣而小臣動戾机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纂言曰偏于健則過剛而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懦下体健者也初
三陽不中而暴九二雖健体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体說者也九
四陰不中而懦九五雖說体而居剛得中故不懦爻詞于初三之
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壯于頄于四之次且則勉其不及故
曰臀无膚二雖健而惧故曰惕號五雖說而決故曰莧陸夬夬惟
在二五得二体之中故无過不及能不偏如是也　至于其間之
能決者則以夬夬言之惟五與三爲盖以五為尊位之主三為當

任五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夬夬言之然不重三之當任而重五之
尊位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也是由前言而觀則重二五之
得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
蘇紫溪曰其露之变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也元祐之
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
産祿猶在周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群而卒以釀
禍呂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啓宊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結之
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于國家夫惟極治
之世抑孔壬于未形故莧陸不勝化庶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策
之上也不然寧為牽羊毋為壯趾寧為遇雨毋為次且此温太真

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所謂決而和也
繆老師曰看來夬初至四大壯也下四爻君初之壯趾二之得中三之用壯四之悔亡皆與大壯相似四陽稱壯加九五一爻則成夬宜重九五一爻以人君決小人為主况上六乃君側之惡人君苟決其決何患小人難去哉故以衆君子之共決而不有人君之獨決豈易言夬耶

○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九居下无權而任壯以決小人有壯于前趾之象如是而往必不能勝其咎也乃自為矣

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壯固不宜况居下而任壯乎即戎則有之矣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謂也其往不勝也

質卿曰初九當夬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小人而可決故惟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以新進後生一旦欲君側之惡逞于一擊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舉動輕于一擲利害及于衆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 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夬又壯于進矣故加一前字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初九理勢俱不足以勝小人是以不勝之道而往安所辭咎

有杢字識咎分有激之

程敬承曰夬之道甚危乃先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希必
勝猶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　程獻可曰爻言往不
勝仲尼斷之曰非往不勝也是以不勝而往也使其勝在往先必
待衆陽之壯不倚一陽之壯而躁于往矣
陸氏曰夬必勝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若九二則惕號莫夜備之
全也有戎勿恤靜制動也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不在
而勝固已在我先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居柔又得中道所謂健而悅決而和者故知小人難以
力制為之憂惕惕則謀深又知小人難以獨制為之呼號號則
類集戒備如是雖小人陰謀不測卒然有意外之變如莫夜有
戎而有備无患勿恤可也
即戎之戎在己有戎之戎在人惟惕號而不即戎故雖有戎而亦
勿恤　程敬承曰上六為五剛所決數不相容必至反噬故有戎
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失中道矣故不利即戎
恐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
瞶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陰在卦之中
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无小人
也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
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

知哉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有戎勿恤以其得中道耳憂惕號呼皆決小人之中道而不任壯者也是以有備无患中道就惕號上見中與和一道也所決者中即是決而和　二可謂勝在往先者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當決時而剛過乎中其決小人也不能潛畜机謀而倖〻外見為壯頄之象適以啓彼之疑而賈禍矣有凶然君子何必倖〻為也顧其心何如耳若果存夬決之心則始雖與之合如獨行遇雨若濡其跡似涴而為君子所慍然終以此道去小人何咎之有

壯頄象也非就剛壯見于面目揺之不能密謀而機先洩與下偶行遇雨而相反夬〻是心獨行遇雨若濡是跡有慍是因跡而疑其心无咎是心白而跡不足累之也　葉爾瞻曰妙在獨與之遇〻雨乃壯頄對症藥必先夬〻云者惟志果決方能獨行其密計至跡濡見慍于衆所弗惜也彼壯頄者其氣浮逞其志實未能堅決但隨衆意行其剛暴耳故獨遇必以夬〻為主曰若濡則非實濡也

質卿曰九三當決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

無夬字妙

獨行內和，出于尋常惕號之外，戎不少露，所謂夬而和也

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于時審之于心籌之于夙夜而斷之于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慍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于心而苟同于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淺也皆不得言夬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豈不能及此矣　取象九三乾乾君子剛斷在心有夬夬象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上上成兑之主雨者和于兑之象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患无夬夬之心耳心誠夬夬其謀必深始雖若濡終必決去而无咎矣加一終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鄭孩如曰與其始之白于迹而見凶孰若終之白于心而萬全也深避形迹而不顧國事者亦非忠智之士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欲與衆陽競進然行又不進不能決以成功焉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悔之道也此不知牽羊之術耳若能遜衆陽于先而已隨之則因人成事庶得進而悔亡矣但恐聞牽羊之言而不信也

臀无膚二象一意不可對是欲進而不能進牽羊者代爲之計也

聞言不信兼其不信正以激其信也　質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惟效牽羊者從容和緩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聞言而不見信也時之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如此天下事何嘗不壞于此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机括在此　方獻夫曰三能進而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于二爻見決之道也

凡牽羊者從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若據本義則羊指君子牽羊使君子在前省來不必作先人後已說只是牽引同進行止與俱意　潘雪松又以上六之陰如羊在前陰不可力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也　取象无膚次且當以兌毀折得之兌為羊乾處兌後牽羊象兌為口舌聞言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何以次且而不能進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不足也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矣而又不能信者蓋其志有所昏聽之不明也

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聰不明謂根位不當來惟剛果不足者瞻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于无膚次且也

程獻可曰此爻時說牽羊者教其勿競進聞言者恐其鋭進而不

睽　決時

信也看來此爻是剛果不足不能決小人者還是聖人因其次且而不能進故教隨陽以進而又恐其終不能進也故以聞言不信激之分明教他善其進之意居多戒其銳進之意居少但註中有志在上進句講中甚要分曉亦不必泥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近上六人主狎邇小人不猶莧陸感陰氣之多乎是其咎也弟恐心係不能決耳若能果決其決不牽比昵而又合于中行如所謂健而悅決而和者則可去小人而无咎矣夬夬堅其必決之志耳中行因夬夬生來四字勾平盖君與小人狎昵已深信任既久一旦除之太速多生意外之變所以有中行之戒

不夬為行而无咎其甚佳

一說潘雪松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甚易九五以剛尊之主而決一陰如莧陸然特惧心係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夬夬盖九五原為上六所深入象所謂揚于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為中行而无咎謂夬夬始為中行非合于中行之說彦陵氏曰人君之去小人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悅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夬為中　馮文所曰五最近于上勢接則彼易彌情昵則此難斷即過于決其于中无過咎也天下有過剛而无咎者五之中行是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夬中行固无咎矣特以義之不可而決之耳其心豈能无係戀乎一有係戀即未光也人主不可不夬夬也

此深責乎純心之主而欲其夬夬也未光由莧陸來以小人乎素相入之深恐其有未慊之心故于中行必曰夬夬耳 楊氏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狥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絶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潜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夬未終而姤已萌矣故惓惓以未光為戒 敬承曰此光字與彖光字義同前以心无所肆而光此以心有所係而未光也三與上應而專故曰夬夬獨行五與上比而昵故曰夬夬中行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六一陰居夬之極黨與盡矣聲勢孤矣何所號以自援哉終為君子所決而有凶也

一説上六黨與將盡而恃三為應恃五為比或號咷以求免故絶之曰无號亦以戒三五也曰不必惜其號咷彼之終當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方互相援引之時自以為萬年之固孰知无號之凶終必決于君子禍不旋踵豈長久乎

唐疑菴曰剥柔勢不並長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有終陰豈可長久哉剥之終不可用夬之終不可長一盈虛消息之自然

耳

姤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盡而乾陰已盡去而此一陰忽生是君子滿朝偶一小人值于其間不期而遇故為姤姤僅一小人若寡偶耳將来牽引必且滅貞猶女之漸壯而制男焉君子此時用之是自貽害也當嚴為之絶勿與共事如女之壯而勿取可也

聖人名卦一陽始生曰復若期而至也一陰始生曰姤謂不期而来也姤有憂駭之意自姤以往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蓋語其漸也言將来必壯盛而敵君子也然此由君子用之故藉其勢以為壯耳陽授之柄而陰滋其類故至一小人進衆小人皆進君子始受害矣故以勿用取女戒之而

若曰女壯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絶小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

一說不以陰漸長為女壯而以一小人之寡敵君子之衆為女壯

楊氏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全彖合旨 須看數箇遇字遇即時也不可與長即義也遇最微而時義則大也君子宜急為計耳

吳氏曰彖詞雖慮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

而道得行。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以一柔遇五剛是君子用事而小人忽逅遇非所願也故名姤　詞曰勿用取女者盖小人進而用事皆君子與之柄而使長耳故當防微杜漸不可與長也然論陰陽淑慝之分則是遇也不可有而論陰陽相須之机則是遇也不可无盖使天道獨陽无陰則生物亦幾乎息卦体一陰忽生是天以純陽用事之日得地以助其化則燥烈濟以滋潤品物咸章矣造化以遇成功也使君道純剛无柔則治化亦幾乎窒卦体以九居五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出之以中行之以正則剛不過暴教化大行矣聖人以遇成治也　斯天人相遇之善也然品物咸章已為剥落之漸治化大行即成禍亂之階乃知一陰始生端甚微而勢必盛此識微之主防于未然也姤之時義大矣哉不可忽已

首節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柔遇剛盖五剛无心于遇柔而柔之敢于遇之也便見其為女壯意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能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来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二節長是消長之長舊說作不可久與共事非也大凡小人漸長

必有君子任之如馴致堅氷之類與之長則長矣不可與長戒君子也

天地两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處來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斡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姤于時為夏至是氣動于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况世道也惟顧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于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兹其遇也不亦大哉　君德之剛合于中正而大行是與天地之化並隆者而程傳以中正主二五君臣相遇說本義以中正指九五主位說俱可從傳曰二與五皆以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也時說云以剛德而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顧而治化大行于天下矣不可從

姤之時此句接卦名来非贊姤之大也一陰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体所遇之盛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氷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隱言之也　鄭孩如曰天下方歌舞太平而已有孔壬小人潛伏其中而不自覺故聖人重之有形之患能使人畏者未大也无形之患能使人墮者乃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姤之象也元后体此以遇萬民施命令以播告四方烏夫人君尊居九重固難與民相遇雖清問咨訪何能家至户曉惟是敷言下建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林氏曰四方既洞吾情意而两成相遇即小人有煬灶之奸亦无所庸矣此雖聖主遇下之道亦是抑遏小人第一義　取象乾爲施巽爲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命令誥曰方所以防微陰也

爻合旨

程獻可曰卦以一陰遇五陽則初陰小人也五陽君子也然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計亦不可令小人進故聖人既於初止之又于二四五言包制之二五能包制也四不能包制也然亦必遇而後包制耳三與上皆與陰不相遇爲求善包之道惟五之剛遇中正上矣二則次之彼重剛者不中者皆不免于凶厲吝者也乃知有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奚患有小人哉

蘇紫溪曰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但遇豈可一日无碩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无以成咸章之化而况世道哉聖人之心天

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凛凛然有履霜堅氷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汚藏垢之量姤遇之也不謂之善遇乎共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蹢躅之漸而俟明撻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囚毖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于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陰始生小人用事之初也猶可止之故戒曰天下不可无君子為小人者能寢害正之心而自止不進如繫于金柅則[illegible]而受君子之賜乃吉若乘浸長之勢往以肆害君子是自失一庇凶立見矣但其勢必猖獗今雖微弱他日不可制者猶羸豕必至于蹢躅也君子可以弱而忽諸

一以禍福諭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于小人繫者自止也註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備只是防微杜漸不利賓之謂羸弱也豕陰物孚必也蹢躅行貌取象金柅遇二之堅剛也巽為進退故有繫有往且巽究為躁卦故有跳躑欲行之勢小人極污濁亦善跳踉故取象于豕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小人依阿淟涊最易牽引故以繫于金柅止之
觀一牵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盖逆知其蹢躅之孚而先爲是以
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遇以用事之君子而小人在管轄之中最難得此机也
猶魚之在包苴我可得而制矣乘此制之消其不遜則陰禍不
及庶可免咎苟失此机欲制而何及矣貽禍衆君子可勝言哉
故以不利賓戒之

包有魚只說有可制之机制之還在无咎上胡雲峰曰剥五陰曰
貫魚姤一陰曰包魚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內使不得逸于外也夬
今不制而使遇于衆姤之有魚將爲剥之貫魚矣可畏哉
一說以包容解包字蘇紫溪曰古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君子激之
也曰包有魚則以無容之量包之既不遏亦不激无咎
一說賓字乃賓主之賓凡我同類皆主也初陰始来如賓爲既曰
包恐君子太優容之過故曰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以義
斷之言不宜以賓禮及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者義當乘其机會而制之不可使及于賓也
玩一義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專
其責于二也　唐凝菴曰不利賓正言其所以包之故也四與初

此存旧說從融為士者不得所遇言

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不利賓而使之及賓義所不敢出也　按一陰生矣行且一而二二而三與之遇者誰乎二不容辭其責也故說一義字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上下无遇性躁而勢孤也故平居无樂善之朋難乎其安上行无汲引之士難乎其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雖不免孤危之厲亦何有黨邪之傷无大咎

无膚次且二義不意

徐進齋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趍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九三之志亦在乎初但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无膚次且　經繹曰姤之初即夬之上姤之三即夬之四夬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姤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為情異而无膚次且之象同

此主制小人言與卦合旨

看来此爻宜主制小人說諸陽皆用心以擯陰三見其勢之将至欲坐而待之而心則不安欲往而制之而勢又不能以巽不果得之所以厲也以不為柔牵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其行次且者上下无遇是以孤立而行未進也未牵謂未得牵引偕進之人亦佳　宜以制小人言行未牵與柔道牵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

所幸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四所謂之民也已遇于二是民歸于人不我屬矣為

包无魚之象民心既離禍亂從此起也故曰起凶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敵于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

也役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不可无也故三爻猶幸于遠而

四遠之則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illegible]无故去者非上之失道何以致民之遠則民之去已[illegible]

已遠之也

言民遠已象言已遠民一說初陰之来已所可力制者不能

包制使之跳梁天下禍從此起矣象言上人念物民瘼必思制小

人无魚之凶由其遠民不為之計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以陽剛中正主持世道是以君子之領袖而制始進用事之

小人猶以杞包瓜勢若易矣然彼方盛而我方衰天實為之將

何如以挽回哉必含華韜美深密其謀潛制小人于聲色不動

之中則天運可回而陽之消者倏然来復若從天而降也有隕

自天

以君子制小人言亦有作君說者杞樹高大能制下之瓜蔓不實

含字可不見一義

而自潰比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得逞也　新說含章正是包瓜

程敬承曰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可自盡其心力而為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含章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文所謂包瓜者即此可以默回造化而吾道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信非五之含章不能轉姤而為復也

張陽和曰夬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遇之也　含晦章美其用藏

六取象不一于本爻則曰豕于二四則曰魚于九五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蹢躅義之不及實

必至于大潰也以杞包則勢不及實而不至蹢躅矣不利賓恐其決之疎含章恐其失之激也

胡氏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進昔之潛龍化為羸豕局面頓更事体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于包而能含聽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取象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此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含章由有中正之德涵養深厚故能才華不露靜以制之也有隕自天由以挽回天命為志念念不舍所以能回天也

程敬承曰姤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陽之盛而

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含章者大作用也此有大涵養者所能也中正二字其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乎然含章即是中正不自歛其陽剛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為中正乎　志不舍命全在含章內看出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含章二字含章即是志不舍命舍則不舍〻則不舍念茲在茲縈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舍置得下故不敢放膽發露出來其密〻含于中扃者必其割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　何伯宗曰委于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于形迹之閒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為之制而自通于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說依蘇

敬承又曰夬姤俱一柔耳夬之五夬而又夬姤之五包而且異施也決之不力則不盡望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損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總見夬所當夬而非激含而當含而非從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自高而无位又獨立无助蓋不問其當遇與否而于世一无所遇矣為姤其角之象是不遇其所當遇雖孤立而吝不遇其所不當遇則无傷而何咎

前解依舊說看来宜以制小人言蘇紫溪曰三與上俱曰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

如夬之壯頄幾于浅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與上九无咎之義也觀此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其角者由以剛居上驕亢絕物窮亦甚矣是以吝也窮字從上字來惟在上故窮于遇而得吝然與其苟而遇毋寧窮而吝乎

萃 坤下兌上　升 巽下坤上

纂言曰萃升皆自坤取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為主于下故坤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萃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君民萃也剛中而應君臣萃也澤上于地萬物萃也故名萃夫萃之時正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故在王者宜假于有廟聚精神以昭祀事而祖考精神于此聚焉在君子必利見大人觀觀光以亨其道苐不宜妄希遇合而利于貞耳然假廟非徒聚精神也必用大牲以昭民力之普存則祭必受福而吉見大人非徒聚以正也必有攸往以樹千古之殊勛斯不負奇遘而利處萃之道如此

以王格廟士見君立說用大牲假廟中事攸往見大人以後事者

屬及不云植黨之說皆也渙時爭不可泛亨貞宜如此一氣說

不萃来。萃則精神聚故假廟萃則學問聚故見君萃可倫物故
大牲從其豐萃可有為故攸往樹其績。看来大人句宜說萃之
時利于正道惟見有德之大人方可亨通而利于正如此說方直
截。
舊說俱作四平看約說曰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
聚也神聚則當享廟人聚則當有主物聚則當施用事聚則當往
幹。
一說四事以王者貫下黄葵峰曰萃王者大一統之時天下既萃
之日也王者天下既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諸侯吉禮
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如舜典格于文祖武成

于周廟即假廟也舜典四岳日觀羣后四朝武成庶邦冢君受
命于周即見大人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武成庚戌柴望即用大牲也舜典命禹往平水土命稷往播
百穀命契往敷五教命皐陶往明五刑命伯夷后夔往典禮樂武
成脩五教舉三事立信義行官賞即攸往也

全彖合旨　全彖宜以順以悅剛中而應貫下面致孝亨致以順
悅也聚以正聚以剛中而應也順天命順以順以說剛中而應也
是即天地萬物之情也而聚大矣　孝享聚正若不分貼俱兼首
節来說亦可言以此順以說剛中而應者假廟則為孝享利見則
為聚正用大牲有攸往則為順天命也

鯨可曰首節聚處即是天命下面不過因而順之耳順天命處即是聚聚處即是情要看得合一大抵萃之時皆神人之精神千我疑聚是乃天命我屬矣自非假廟利見大牲攸往何以洽神人而承帝眷哉至于能順天命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分明是萃之精神通于天地萬物也天地即神萬物即人也揔之天人于我聚而我更有以聚之耳一单重剛中亦可陸庸成曰人心不順以悅則不能萃如順說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

蘇子瞻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悅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皆是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萃者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兊悅是民順以從君君悅以先民也卦体剛中而應是君誠于下交臣切于上應也必如此然後爲聚故名萃　萃則王假有廟豈靡文哉致吾孝之誠享于親也利見大人豈干祿耕行君臣之義聚以正也用大牲利攸往一順乎天命耳天命者天理自然時而已矣禮隨時豈功以時建皆天命宜然所以吉而利也　夫觀卦而萃和上下矣觀詞而萃洽神人矣豈惟是哉陽倡陰和天地亦此萃也聲應氣

求萬物亦此萃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況君
臣燮天地而理萬物者哉
首節要見順必本于說應必本于剛中責成到君上去
二節致孝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躬致之者也孝在格廟先
但于此時致以享耳聚以正即利貞曰亨者以得萃之正為亨也
順天命猶言順時損之二簋剝之不利非其時矣一說順天命即
在人心上看出蘇紫溪曰傳曰天命謂性忠孝皆性也又曰帝天
之命主于人心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敬
廟之孝事親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
所在即天命所在故曰順

曰說似多一層如此更覺直截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宜就合之精神上說○

叅鄭玩一情字萃不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情志若孚
叅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
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蘇紫溪曰人與天地萬物揔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地
自天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不相屬吾之精神既聚則天與我
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緼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吾心
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萬物滋茂萃之象也君子以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
而不防則亂于是修戢戎器以豫備乎不虞所以保其萃也

戒不虞正除戎器之意萃之世人情紛紜或有意外之変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　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

聞之師曰萃之時必有文事亦必有武備假有庙文事也除戎器武備也如是天下之心合矣

六爻合旨　六爻皆得无咎者何也萃貴以正〻應為孚非應為亂无應為嗟為涕初之若號二之引吉孚以正也三雖无應而上乃其類亦不失為正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雖无應而未敢安然亦不失為正也

游讓溪曰六爻何以皆有戒詞也初戒乃亂二示引吉三戒嗟如

重在五爻

○

下以萃上為正而易于失正者下之常也四有不當之嫌五有匪孚之憂上有齎咨之戀上以能萃天下之衆為正而難于得衆者上之常也必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為聚以正而有大人之亨乎

彦陵氏曰人之情莫真于聚散曰號曰笑曰嗟曰咨曰涕洟此皆真情所發見故歸于孚所謂見天地之情者以此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應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孚不終心志惑亂二陰為比其萃妄矣是其咎也将何如而免哉呼號正應以求萃雖從違靡定衆且團聚而笑然號者正也笑者邪也但勿恤而往以從正則有孚克終无妄萃之咎矣

此示萃者以反正也洪覺山曰號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
之意也一握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說之象也或云棄置而
就踈遠則笑昧本始而修晚節則又笑勿恤決其當自信也
一說鄭孩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比六爻參看比初爻言孚此亦言
孚皆孚乎九五也比無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孚於五萃有
四陽又為初之應故初於五孚不終而亂萃於四夫四雖正應而
乃權臣五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孚於五而萃於四非利見大
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為笑者媚與媚竈之見勿恤而往從大人則
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乃亂乃萃應四之志亂也使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
汝吉曰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
孚以尊陽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是五其所事之君二陰同德之友也
必牽引以萃則得以人事君之道不負臣責矣吉无咎然此萃
賢一念乃忠愛之誠所謂孚也止此孚心自足上徹宸衷安用
儀文哉猶祭者有其孚誠雖用禴可也
引即是孚孚者萃之本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
至誠交于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于外用禴之義也蘇氏曰上

呂五匪 孚看引 字極今 蘇紫溪 程敬承 撰盡映

正變 三 三 皆 而

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為有重于此者矣。夏祭名禴物未備惟以聲樂交于神明祭之薄也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

一說引是引君當道九五匪孚君道未光故六二引之然引君豈在口舌必積孚誠乃吉而无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引而吉无咎者由其愛君許國之忠不變其初也不然其不亂萃者幾希

中。即是孚紫溪曰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為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

為斂鄭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吉四之大吉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臣合德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六三陰柔无應是无德而人莫與者故欲依權勢以立功名徒嗟如而无所利為三計者惟往從上六之故交則得萃而无嗟如之咎矣但陰極无位乃三所羞為友者以不得萃而往何相從之晚哉故小吝要以理所當往小吝不必恤矣

往无咎決其從上之是也小吝惜其從上之晚也玩初六之詞見哀笑不必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而從

上不可不早

分行可曰萃初三兩陰皆欲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
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
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五上也以正相聚
何咎之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何也亦以上居悅極能巽以受之也不然能強合乎
聖人慮其有疑度之心特言上巽以堅其必往耳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是大臣而任君民之萃矣可復居陰
不正蹈邪媚之咎乎故必事君臨民者不為容悅不為要結如
是大吉而後君民兩无負也乃得无咎

傳曰自古不正而得君者多矣不正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
陳桓魯之季氏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　中溪曰四近君應
初比三皆有求萃于四之意聚以不正不无僭竊之咎　象吉曰
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君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以
大吉戒之　游氏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釁孽之萌謹
度以防僭偪之漸是謂大吉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而得无咎者由其居陰而位不當君民之間未必其出

于正故欲其大吉也

萃位惟九五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胡氏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中正居尊是以元永貞固之德居崇高富貴之位萃有位者也德稱其位固无咎矣如是有未歸而匪孚者亦一治之累不免于悔然亦奚必勤矣哉位自修其元永貞之德[illegible]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亡矣

有字要看卽位乎天位之意已是人无不孚了匪孚一段不過備

○萃以二陽聚衆陰九四[illegible]位惟也五之萃為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位[illegible]咎

言

民情以增修其德聿如當民逆命帝所誕敷文德是已九四比君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　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居說体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求諸心也乾元坤元祇是生生之心正有孚之本体也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如一悔可亡矣

立行可曰比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惟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有匪孚元永貞之戒胡氏曰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詞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

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萬邦作孚君志乃光萃有位而猶有匪孚者志豈得為光乎未光是不能自歉非病民也乃病己德之未洽也操未光之志則元永貞必有真修矣

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當萃極而散之時處上獨立遠近无助危莫甚焉若能恐懼以圖脩省如齎咨涕洟則危者可平而无咎矣

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周用齋曰古之人明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空憂懼有儆戒修德意　自口曰齎咨自目曰洟自鼻曰涕　取象兑口齎咨象兑澤涕洟象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得萃則安上六求萃不得豈敢晏然自安于上故憂懼如是耳

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未安　陸庸成曰上之未安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

此以懷 四者乃 [illegible]聚與 [illegible]要者 ○

之所宜居也故求萃於下憂泣以示未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項氏曰六爻皆不嬉于求萃然則為上計柰何曰不安于上而萃于五〻易上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詞明有可變之理也。

升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变柔上居四是以柔嘉君子乘時登庸也故名升夫君子既升當得元亨吾見其用見大人也臣主初交情分即投勿恤見擯矣由是南征而大有展布勳業隨顯而吉也此元亨也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要看滑串得君所以行道也不言利見而言用見何也利見宜見之用見者將纔動而有為則見之。 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看来一直說下更佳程敬承曰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為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全彖合旨 全彖總是柔以時升一句巽順即柔也剛中而應見大人南征即時升也柔字最重蓋升非難在于知時〻非難在于用柔〻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剛中而應也有慶也志行也雖非時升之元亨乎而本于巽而順則皆以柔道行之也蓋仕進之途絕无利于用

[illegible]即 [illegible]而 升不躁 不[illegible]之 謂

剛中 先

剛者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名升者變自解來柔本居三今進而升于四是以柔嘉之臣乗机遘會適當其時矣故名升 而何以元亨也盖君子之升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卦德内巽是深潜縝密非欲速躁進者而外順又能從容審畐非冒時干進者皆可升之德也卦体剛中是我抱匡時之畧而應且君切樂道之城又可升之會也其德其機皆利于升是以元亨 然亨莫大于得君惟用見勿恤則千載明良之會以遭有慶也亨莫大于行道惟南征吉則致君澤民之志以遂志行也皆所為元亨而非時升冒有此哉

首節陸績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柔謂巽〻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

二三節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盖内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悦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有慶即解勿恤字志行即解吉字當一直說 紫溪曰見大人南征是一時事升之時君固慶于得臣〻亦慶于得君既慶矣安用恤之上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升于大猷可必也此志未行安得為有慶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以漸而長升之象也君子以天理之在人心得養則長失養則消于是慎以崇德自一念一事積而至于高明廣大與木之生何異哉

積字有積漸積累兩意程敬承曰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德本高大原于細微處發端君子慎德即于細微處從頭慎起而積之以至于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關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由焉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升亦晉也 語録云慎是徹首徹

義[illegible]下[illegible]不作慎解依朱[illegible]作順[illegible]固然[illegible]積漸謂為是

尾工夫木之生日日滋長一日不長則枯德要日日進一日不進便退 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日日如是勤勤如是便做成矣積小下學也高大上達也

看来順不必作慎字解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順之謂也 以積漸勿助長說更佳 取象順德坤地象積小高大巽木象

六爻合旨

丘行可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上升而為四也以二体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来升者也

汪都山曰萃升二卦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六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與否為得失耳九五當衆賢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衆志固无不孚矣群賢之升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引升亦有用享之象初之允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志行也六五因衆賢之升益開其太階平之治衆賢固為之助矣萃極則齎升極則冥又皆持滿之戒也

紀聞曰初言允升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上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于升而求升于己凡志之不合與不孚有疑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當升而巽于二陽故二陽信之援以同升志行孚于同類薦揚達于朝廷矣得君行道端由此也信能升而大吉此後進之士得先達之士為之援引也允信也晉三衆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一陽所信也大字宜玩凡大作用大建立皆在此大字内

象旨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故言允升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升大吉者以二陽志欲上進而初與之合故藉其薦揚而大

吉也。
上謂二三如二以剛中孚君三以剛正進臨志皆欲升者玩合志二字見君子援引不可虛聲動也

馮氏曰初允升信于二也二用禴孚于五也信于剛則不為援孚于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无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上交五以虛中下應是人臣所以自結于君者孚誠耳何假外飾哉循祭乃利用禴也此事君之正非容悅也无咎

程敬承曰臣主之間煩縟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為本惟既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揚誠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illegible]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銜命而不為悖皆用禴之義也○惟以獲上此初能附之升耳

雪松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二之孚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與君相孚則得君而道可行矣不有喜乎

唐氏曰喜即南征之吉也彖自五言言有慶〻君臣之會交自二言〻有喜〻升志之行

吕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于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當升時是負謀王斷國之才而際皇路廓清之會故
其升也沛然南征不循虛邑之升蕩无阻碍者乎
此已在位之臣
一說黃葵峰曰虛邑非謂空虛無人之邑也所謂禮讓之國以謙
虛冲讓相尚者也以推賢讓能為尚而無嫉妬屈曲傾陷之風者
有虛邑之象取象坤衆國邑坤体虛故曰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者以陽剛當升時既具才猷又逢際會豁然通達何阻
碍也
或曰疑是已之疑滞非人之疑阻也于德无疑事于時无滞机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順而升是人臣推誠上交猶王者以誠事神也為王用
亨于岐山之象則君心自格臣職无愧矣吉无咎
坤体本順又以柔居柔至順也順有積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或
曰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
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于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
言順其義可見也
王指文王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
也岐山之業始于太王成于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
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王用亨于岐山者言人臣恭順不失以事一人事君如事天也
故取此象
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者耶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當升居尊有居陰不正之嫌故必黙功利之私崇蕩平之
執則天徳純而王道溥治化之升于大猷也可不勞而致矣其
吉如升階之易者
所謂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一説以柔居尊本不正也貞
吉者戒之應剛中以為貞也君臣一心賢才並進所以能升世躋
於升階　取象坤為土故曰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王者以致治為願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願治之志
大慰矣
象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大得志其義一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君子孳孳為善之心與小人孳孳為利之心一也陰居升極昏
冥于利欲而不知止何利哉曷若迻其逐利者而用于不息之
貞乃為利也
此聖人轉移之也而若曰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謂雖冥升之人而
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体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工夫即

在利字內。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求升者豈不欲常亨其盛哉。乃在上而冥升。則悖理已甚立見消退。而富不可保矣。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于升則冥。用之于貞則利。冥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之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冥消之道也。

困䷮坎下兌上　井䷯巽下坎上

陸庸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体。二之所謂亨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為清深之本原。五之所謂泉冽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終吉贊之以元吉何也。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澤中无水。井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困䷮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揜。是君子適遭挫抑而正氣不得展舒。故為困。夫君子不能必其无困。而恃吾有所處困者。惟是太然自得。身困而心則亨。則得處困之貞矣。是貞也。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故必大人迺能如此而吉且无咎也。不然。彼小人者一當困窮輒

剛貞
然後亨
此則亨
則得其

哓々鳥發其不平之鳴適以招怨而不為人信耳是不能亨者
也大人豈若是哉
舊説内明外晦非也通節重亨字亨就是貞吉无咎就是亨有言
不信反言以決其當亨也摠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　然溪曰
困德之辨亦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
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
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所以異于
大人也困不忘于心故不忘于言此是不能亨故曰尚口乃窮非
徒欲忘言也欲其忘心也　經疑承曰不信非人不能信也信者
受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必不安于義命矣益取困窮非又

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
困若盎之困耳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
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名困者卦体剛為柔揜是君子為小人所揜正氣不伸故困
也然不免于困者君子也能善處困者亦君子也卦德坎險
兌悦是處拂欝之中太然自得身雖困而不失其心之亨也此
辭所以謂亨也若此者其惟君子乎故詞曰貞而又曰大人吉
者盖歸之君子亦以君子有剛中之德也剛則不屈中則不倚
所以處困能亨且為得正而吉也彼云有言不信者以困之所

尚亨耳苟徒尚口乃憤激而自取窮也豈能亨之君子哉
首節胡氏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陥則義无所窮困之三剛
皆掩于柔窮无所容所以為困
二節不失字所字俱妙困非能亨有所亨者沈德培曰吾心原自
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不失這是見真
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盖困之移人每乘其柔荏
柔荏則沾戀沾戀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虗憍虗
憍則易至耗折故貴中剛與中合則陶洗凈涵養純何弗亨何弗
貞尚口乃窮乃字要看困何足窮惟心失所亨而急于自明乃至
于窮窮正亨對　趙汝棋曰其惟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于

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若處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尚口乃窮无可通之理矣　兊為口
舌處險者用兊之說則可尚兊之口則不可　李膺范滂輩吹枯
噓生互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体之以處困焉患難之來係
于剛常名節者固有志也則論是非不論利害委命斡旋无所
顧惜于以遂已之志非困而亨者乎
致命非心定要死只是拚一死去做事凡人做事稍有顧惜此志
便不能遂矣　陸氏曰亨莫亨于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

其所亨致命者致命在我致命而不致于命也遂即自得之謂

六爻合占

丘建安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為象然剛為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則初三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爻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揜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四上困于四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臲卼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能困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有悅而我則不明不詳終身凶途而已為之柰何耶

人乎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于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揜剛之[illegible]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祗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蘇紫溪曰處困誠有道矣文曰亨貞周曰有悅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樂安往非天至于酒食之困為而慶金車之困為而終赤紱之困為而悅葛藟之困為而吉則生于憂患天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嘗有不困之心心无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為危機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以陰柔居困之底是當險阻之地而才不足運用坐困者也爲臀困于株木之象使明者處之備可自拔以出于困而居暗之甚又智不能觀變終于困而已又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

時説以首句爲无才下二句爲无智看來才與智非二件无智豈是无才大抵陰柔者多暗重智邊故象曰幽不明也臀困是困于下而不能行乃坐困象下二句是无智而終于困耳 株木之有刺者人之体行則趾在下坐則臀在下坎幽暗有幽谷象三歲數之成久也

唐凝菴曰玩象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剛在困能失所亨耳陰柔必不能也况初三本爲險者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濟困者惟是智能察幾入于幽谷以其暗甚不能明義理識時勢耳

幽故不明 洪覺山曰困之善在陽也陽斯明明而見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二以剛中當困時是王事賢勞以才受困且罷遇方來責任愈重不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乎人臣處此當精白一心以圖報效之誠如享祀然乃爲利也雖或所遭非時不能遽時立

功而不免於凶然忠臣報主惟知致命遂志之義必如是而无歉耳何咎

此爻總是忠臣自任以濟困於凶一轉甚言義不得避耳時說利用以下謂時不可為但竭誠事君則利若於行濟困則凶然此非德不足也限于時耳于義何咎哉不如前講直截程敬承曰征凶非不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誠以圖報效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去　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樂而先主言聽計從信任愈篤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終偏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凜然有生氣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得君之慶也何以有是哉惟剛中之德足以濟困窮有君寵之慶也

一說慶以福慶及天下言亦可　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固匡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于亂亡此之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前推九四以上

知此看方合卦義

升既堅剛而難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又剛鋭而難依為困于石據于蒺藜之象則危亡立至雖有上六之應終難保矣故又為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何如哉

困石反為所困也據蒺藜反失所依也入宮不見妻又失其安居也此失位无應之象

程敕可曰此爻宜以柔掩剛上說以困石為主下二句皆原此句来小人欲困君子以有同心者為之應六三原恃上六為應而上六見三之進退兩難故不為之應耳子瞻曰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結交而掩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亡取象兑為剛鹵亦有石象荀九家易坎為蒺藜三內体故言宮上兑女故言妻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而求配于上六上雖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言入其宮不見其妻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者以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也入其宮不見其妻者危亡立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困甚恃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来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哉秖為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此四之羞吝也然正應有終合之理究之徐者不終徐困者不終困而有終也

爻云九四来徐徐来字指四為是

有以来徐徐作初六言者不可從唐凝菴曰四為初正應豈不
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解二解則初自解矣其来之徐
徐者困于金車耳前講惟四来徐徐故初困于金車此說四之来
徐徐由初之困于金車二說俱佳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来徐徐矣而志未嘗不在初也夫人弟患无志耳荀有其
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
小象畧四之才言四之志曰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一說蘇紫溪曰四五同為上六所揜進而見摧豈君子直遂之
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審以俟其幾故四曰徐徐五曰乃徐其

[illegible]象曰志在下者四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illegible]
而犯于難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
曰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為近習蔽也下則乘剛為強臣逼也
故象劓刖夫臣下本備使令者既為所傷則无所用而反為困
故象困于赤紱始之不悅也如是哉幸剛中說体是內英明而
外善調故能徐以圖之制服近習駕馭強臣而有悅也至于有
悅則臣下胥化矣不猶祭祀之誠而久當獲福乎
彥陵氏曰英主見制于群小多不能寧耐常以輕發而敗此文徐

字極重徐字有不動聲色靜以俟之之意　朱君紱也取以為應于上之象赤臣紱也取以為困于下之象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利用祭祀由剛中之德来剛中即[illegible]國无不格也四五皆言徐以皆說伻也且困時不可亟求通也　游氏曰困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終有說征吉者以皆說伻而善處困也

一說利用祭祀不喪匕鬯之意知其不可力爭靜俟机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可主宗庙社稷之祭矣亦可徙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之劓刖為上下所制則主威不振豈得志之時乎乃徐有說者以不偏而中故順理常直足以馭下不終于困也利用祭祀者以此中直事神神必監之而福祉綏矣何臣下之難化哉

看来中直二字只重中字區處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直故能去群小而有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陰柔才弱也困極時窮也故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為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動輒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所以然者陰柔不振以至此耳當此而不翻然猛省非夫也誠能一旦悔悟变柔為剛則振拔有為可征而吉无復葛藟臲卼之悔矣

下五爻背不言吉此被構言誘其善变也

待當困極聖人全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復興之以征吉
程敬承曰兌口自言為曰々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机亦变
机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
变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
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无不通矣所謂变乃通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者陰處困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為吉行矣吉行則困斯亨矣
未當以陰柔言動悔有悔其吉全在于行聖人要人打起精神幹
事耳 按六爻多以行取義盖困塞之時以得行為亨初言臀二
五言蔽膝四言車皆行具也至此而曰吉行悉亨遂矣然非
未及此

會通六卷終